

# 流亡者

巴勃羅·聶魯達著  
鄒綠芷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 七 者

七者  
七者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 1 —

流亡者

巴勃羅·聶魯達著 婦綠芷譯

一九五一年十月印行

譯文叢刊  
流者

The Fugitive

原著者 Pablo Neruda  
翻譯者 鄭秋秋  
發行者 所在地 芝罘社  
總經售 地址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公司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

編號〔常 155〕印數 0001—3000

# 目 錄

巴勃羅·聶魯達

流亡者 ······

瑪桑納克

和平與詩歌 ······

沙維支

巴勃羅·聶魯達，和平的歌者 ······

愛倫堡

九九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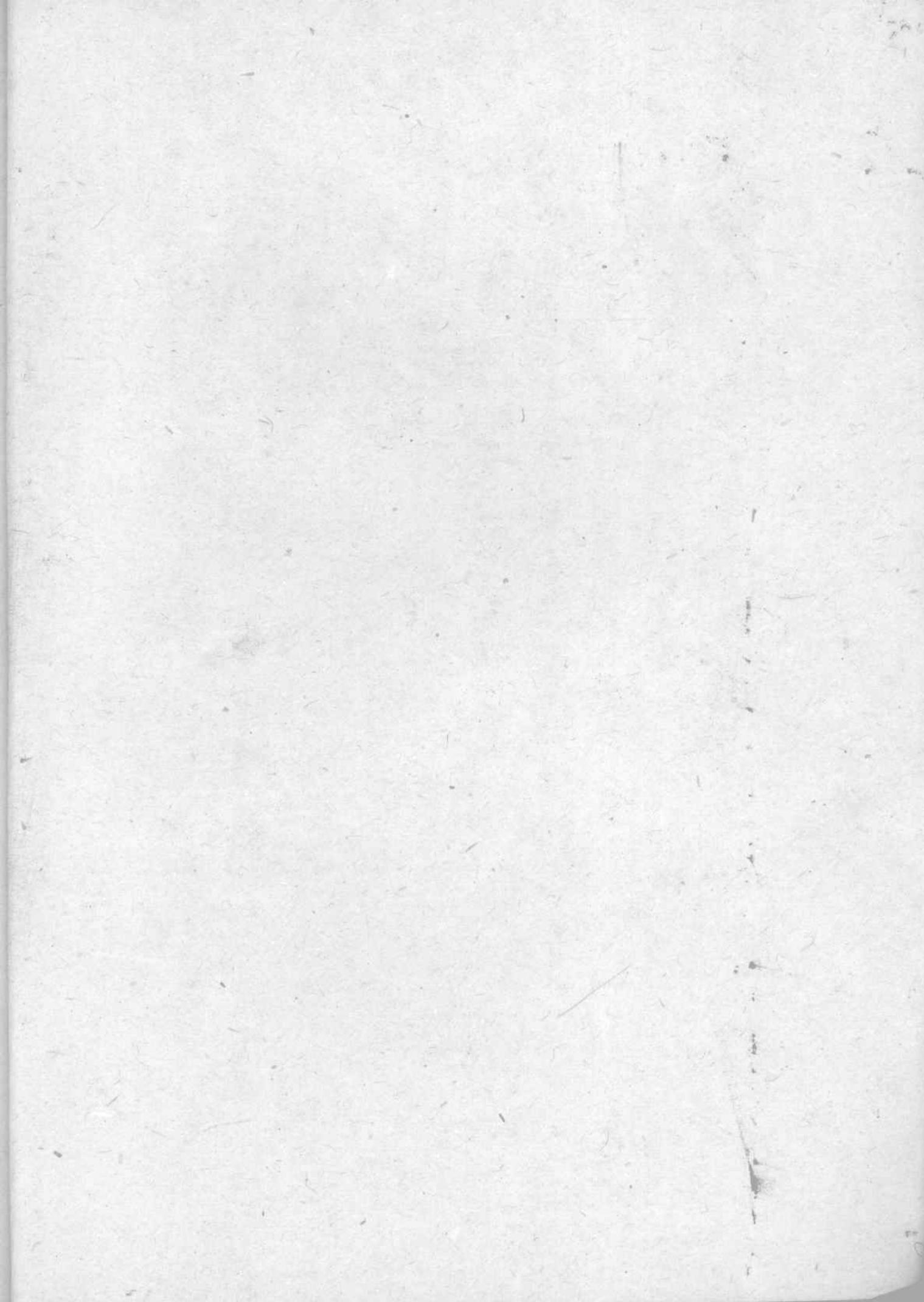
聶魯達的畫像

一〇九

流

亡

者



—

經過漫長的黑夜，經過各樣的生活，  
從淚水到文章，從化裝到化裝，  
我在那些被壓迫的日子裏流浪着。

從警察手裏逃脫的流亡者，

在一切都清楚了的時候，在淒清的星辰

密集的時節，我走過了城市，  
森林，小小的農莊，和海港，  
從一個人的門檻走向另一個人的  
門檻，從一個人的手邊走向  
另一個人和再一個人的手邊。

夜是陰鬱的，但是人  
供給了他友愛的標記；

盲目地我被道路和隱避的地方  
引導着：走向那燈火的門戶，  
走向那屬於我的星光微渺的角隅，  
走向那森林裏的，豺狼還沒有

吞吃了一點殘留的食糧。

六

一個黑夜我來到曠野裏  
一座房屋的前面，而在那時以前  
沒有人曾經看到過，甚或是  
猜想過那些個生命。

他們所作的一切，他們的時光，  
對於我都是新的知識。

我走了進去，他們是一家五口人：  
所有的人都起來了，就好像  
被深夜裏的一場火驚醒了似的。

我握着一隻手

然後又握着另一隻，我看著一張臉  
然後又看著另一張，可是他們沒有  
告訴我什麼：他們是一些我在大街上  
從未着眼的門戶，一些沒有辨認  
我的面孔的眼睛，於是

在這寥廓的，新的來臨的黑夜  
我伸展着我的疲倦的身體，  
悲哀地守望着我的祖國。

當我等待着睡眠的時候，

大地以無數的回聲——

它嘶嘎的騷音和蔓鬚一般的  
孤寂——繼續着暗夜，

於是我想着：『我是在那兒呢？  
他們是誰呢？爲什麼他們今天  
照顧着我呢？爲什麼他們以前從來  
沒有看見過我，而爲我打開了他們的門，  
並且保護着我的歌呢？』

沒有誰回答我，

除了那一個樹葉脫落的  
夜的，蟋蟀鳴織的蕭索聲；

整個的夜彷彿輕微地  
在它的密葉裏戰抖着。  
夜的大地在我的窗前，  
你把你的嘴唇送給我，  
那末我可以溫柔地睡着，  
就彷彿我正跌落到萬千片葉子上，  
從季節到季節，巢穴  
到巢穴，從樹枝到樹枝，  
一直到不久我將躺着熟睡，  
安息地像在你的根裏的那些死者。

二

那時是葡萄園裏的秋天。

無數的葡萄藤顫動着。

他們蒙着面紗的白色的菓球  
在甜蜜的指甲上掛着寒霜，  
而那些黑色的葡萄從一條  
隱祕的迴轉的河流

充實了他們小巧的堅實的乳房。

那房子的主人，一個面孔瘦削的  
工匠，從這幽暗季節的蒼白的

大地的書裏告訴我一些什麼。

他和善的工作使他熟識每一個菓子  
每一棵樹榦，修剪的方法和  
怎樣把樹留成光禿的

高腳酒杯的樣式。

他向他的馬兒說話

就好像向一些大孩子說話一般，

他家裏的狗和五隻貓

到處跟隨着他，

有些拱起了背脊，並且無精打采的，

另一些在寒冷的桃樹底下

狂野地奔跑。

他認識每一個樹枝，  
在他的樹上的每一個疤結，  
而當他撫摸馬兒的時候，  
他的古老的聲音教導着我。

### 三

再一次地我尋找着黑暗的庇護。  
橫過了城市，安達斯山的黑夜  
放肆的黑夜，開放了它的玫瑰  
來撫摸我的衣裳。